

大紅樓夢

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紅樓夢第三集 回目

-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……………因麒麟伏白首雙星
-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……………含恥辱情烈死金釧
-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……………不肖種種大受笞撻
-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……………錯裏錯以錯勸哥哥
-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……………黃金鶯巧結梅花絡
-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……………識分定情悟梨香院
-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……………蘅蕪院夜擬菊花題
-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……………薛蘅蕪諷和螃蟹詠
- 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開河……………情哥哥偏尋根究底

-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……………金鴛鴦三宣牙牌令
- 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攏翠菴……………劉老老醉臥怡紅院
-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……………瀟湘子雅謔補餘音
- 第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……………不了情暫撮土爲香
-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……………喜出望外平兒理妝
-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……………風雨夕悶製風雨詞

紅樓夢

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

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。也就冷了半截。想着往日常聽人說。少年吐血。年月不保。縱然命長。終是廢人了。想起此言。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。盡皆灰了。眼中不覺的滴下淚來。寶玉見他哭了。也不覺心酸起來。因問道。你心裏覺着怎麼樣。襲人勉強笑道。好好兒的覺怎麼樣呢。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。要山羊血。燉丸來。襲人拉着他的手。笑道。你這一鬧不打緊。鬧起多少人來。倒抱怨我輕狂。分明人不知道。倒鬧的人知道了。你也不好。我也不好。正經明兒你打發小子問問王夫夫去。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。人不知鬼不覺的。不好嗎。寶玉聽了有理。也只得罷了。向案上斟了茶來。給襲人漱口。襲人知寶玉心內也不安。待要不叫他伏侍。他又必不依。況且定要驚動別人。不如且由他去罷。因此倚在榻上。由寶玉去伏侍。那天剛亮。寶玉也顧不得梳洗。忙穿衣出來。將王濟仁叫來。親自確問。王濟仁問其原故。不過是傷損。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。怎麼吃。怎麼敷。寶玉記了。回

園來依方調治。不在話下。這日正是端陽佳節。蒲艾簪門。虎符繫臂。午間。王夫人治了酒席。請薛家母女等過節。寶玉見寶釵淡淡的。也不和他說話。自知是昨日的原故。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。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。他沒好意思的。越發不理他。黛玉見寶玉懶懶的。只當是他因爲得罪了寶釵的原故。心中不受用。形容也就懶懶的。鳳姐昨日晚上。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兒的事。知道王夫人不喜歡自己如何敢說笑。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。更覺淡淡的。迎春姐妹見衆人沒意思。也都沒意思了。因此大家坐了一坐。就散了。那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。他想的也有個道理。他說。人有聚就有散。聚時歡喜。到散時豈不清冷。既清冷則生感傷。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。比如那花兒開的時候。兒叫人愛。到謝的時候。兒便增了許多惆悵。所以倒是不開的好。故此。人以爲歡喜時。他反以爲悲慟。那寶玉的情性。只願人常聚不散。花常開不謝。及到筵散花謝。雖有萬種悲傷。也就沒奈何了。因此。今日之筵。大家無興散了。黛玉還不覺怎麼着。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。回至房中。長吁短歎。偏偏晴雯上來換衣裳。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。掉在地下。將骨子跌折。寶玉因歎道。蠢才。蠢才。將來怎麼樣。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。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。

的。晴雯冷笑道。二爺近來氣大的很。行動就給臉子瞧。前兒連襲人都打了。今兒又來尋我的不是。要踢要打憑爺去。就是跌了扇子。也算不的什麼大事。先時候兒。什麼玻璃缸。瑪瑙碗。不知弄壞了多少。也沒見個大氣兒。這會子。一把扇子就這麼着。何苦來呢。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。再挑好的使。好離好散的。倒不好。寶玉聽了這些話。氣的渾身亂戰。因說道。你不用忙。將來橫豎有散的日子。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。忙趕過來向寶玉道。好好兒的。又怎麼了。可是我說的。一時我不到。就有事故兒。晴雯聽了。冷笑道。姐姐既會說。就該早來呀。省了我們惹的生氣。自古以來。就只是你一個人會伏侍。我們原不會伏侍。因爲你伏侍的好。爲什麼昨兒纔挨窩心脚啊。我們不會伏侍的。明日還不知犯什麼罪呢。襲人聽了這話。又是惱。又是愧。待要說幾句話。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。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。道。好妹妹。你出去逛逛兒。原是我们不是。晴雯聽他說我們兩字。自然是他和寶玉了。不覺又添了醋意。冷笑幾聲。道。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。別教我替你們害臊了。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些事也瞞不過我去。不是我說正經。明公正道的。連個姑娘還沒擰上去呢。也不過和我的是的。那裏就稱起我們來了。襲人羞得臉紫漲起來。想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。

寶玉一面說道。你們氣不忿。我明日偏抬舉他。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。道。他一個糊塗人。你和他分證什麼。況且你素日。又是有擔待的。比這大的。過去了多少。今日是怎麼了。晴雯冷笑道。我原是糊塗人。那裏配和我說話。我不過奴才罷咧。襲人聽說。道。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。是和二爺拌嘴呢。要是心裏惱我。你只和我說。不犯着當着二爺吵。要是惱二爺。不該這麼吵的。萬人知道。我纔也不過爲了事。進來勸開了。大家保重。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。又不像是惱我。又不像是惱二爺。夾鎗帶棒。終久是個什麼主意。我就不說。讓你說去。說着便往外走。寶玉向晴雯道。你也不用生氣。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。我回太太去。你也大了。打發你出去。可好不好。晴雯聽了這話。不覺越傷起心來。含淚說道。我爲什麼出去。要嫌我。變着法兒打發我去。也不能要的。寶玉道。我何曾經過這樣吵鬧。一定是你要出去了。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。說着。站起來就要走。襲人忙回身攔住。笑道。往那裏去。寶玉道。回太太去。襲人笑道。好沒意思。認真的去回。你也不怕臊了他。就是他認真要去。也等把這氣下去了。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。也不遲。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。豈不叫太太犯疑。寶玉道。太太必不犯疑。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。晴雯哭道。我多早晚鬧着

要去了。饒生了氣。還拿話壓派我。只管去回。我一頭碰死了。也不出這門兒。寶玉道。這又奇了。你又不去。你又只管鬧。我經不起這麼吵。不如去了倒乾淨。說着。一定要去回。襲人見攔不住。只得跪下了。碧痕秋紋麝月等。衆丫鬟。見吵鬧的厲害。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。這會子。聽見襲人跪下央求。便一齊進來。都跪下了。寶玉忙把襲人拉起來。歎了一聲。在牀上坐下。叫衆人起去。向襲人道。叫我怎麼樣纔好。這個心便碎了。也沒人知道。說着。不覺滴下淚來。襲人見寶玉流下淚來。自己也就哭了。晴雯在旁哭着。方欲說話。只見黛玉進來。晴雯便出去了。黛玉笑道。大節下。怎麼好好兒的哭起來了。難道是爲爭粽子吃爭惱了不成。寶玉和襲人都撲嗤的一笑。黛玉道。二哥哥。你不告訴我。我不問就知道了。一面說。一面拍着襲人的肩膀。笑道。好嫂子。你告訴我。必定是你們兩口兒拌了嘴了。告訴妹妹。替你們和息和息。襲人推他道。姑娘。你鬧什麼。我們一個丫頭。姑娘只是混說。黛玉笑道。你說你是丫頭。我只拿你當嫂子待。寶玉道。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呢。饒這麼着。還有人說閒話。還攔得住你來說這些個。襲人笑道。姑娘。你不知道我的心。除非一口氣不來。死了倒也罷了。黛玉笑道。你死了。別人不知怎麼樣。我先就哭死了。寶玉笑道。你死了。我做和尚。

去。襲人道。你老實些兒罷。何苦還混說。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。抵着嘴兒笑道。做了兩個和尚了。我從今已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。寶玉聽了。知道是點他前日的話。自己一笑。也就罷了。一時黛玉去了。就有人來說。薛大爺請。寶玉只得去了。原來是吃酒。不能推辭。只得盡席而散。晚間回來。已帶了幾分酒。踉蹌來至自己院內。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。榻上有個人睡着。寶玉只當是襲人。一面在榻沿上坐下。一面推他。問道。疼的好些了。只見那人翻身起來。說。何苦來又招我。寶玉一看。原來不是襲人。卻是晴雯。寶玉將他一拉拉在身旁坐下。笑道。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。早起就是跌了扇子。我不過說了那麼兩句。你就說上那些話。你說我也罷了。襲人好意勸你。又刮拉上他。你自己想想。該不該。晴雯道。怪熱的。拉拉扯扯的做什麼。叫人看見。什麼樣兒呢。我這個身子本不配坐在這裏。寶玉笑道。你既知道不配。爲什麼躺着呢。晴雯沒的說。嗤的又笑了。說道。你不來使的。你來了就不配了。起來。讓我洗澡去。襲人麝月都洗了。我叫他們來。寶玉笑道。我纔又喝了好些酒。還得洗洗。你既沒洗。拿水來。偕們兩個洗。晴雯搖手笑道。罷罷。我不敢惹爺。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啊。足有兩三個時辰。也不知道做什麼呢。我們也不好進去。後來洗完了。

進去瞧瞧。地下的水淹着牀腿子。連蓆子上都汪着水。也不知是怎麼洗的。笑了幾天。我也沒工夫收拾水。你也不用和我一塊兒洗。今兒也涼快。我也不洗了。我倒是舀一盆水來你洗洗臉。篋篋頭。纔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。都湃在那水晶缸裏呢。叫他們打發你吃不好嗎。寶玉笑道。既這麼着。你不洗就洗洗手。給我拿菓子來吃罷。晴雯笑道。可是說的。我一個蠢才。連扇子還跌折了。那裏還配打發吃菓子呢。倘或再砸了盤子。更了不得了。寶玉笑道。你愛砸就砸。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。你愛這樣。我愛那樣。各自性情。比如那扇子。原是搨的。你要撕着頑兒。也可以使得。只是別生氣。時拿他出氣。就如杯盤。原是盛東西的。你歡喜聽那一聲響。就故意砸了。也是使得的。只別在氣頭兒上。拿他出氣。這就是愛物了。晴雯聽了。笑道。既這麼說。你就拿扇子來我撕。我最喜歡聽撕的聲兒。寶玉聽了。便笑着遞給他。晴雯果然接過來。嗤的一聲。撕了兩半。接着又聽嗤嗤幾聲。寶玉在旁笑着說。撕的好。再撕響些。正說着。只見麝月走過來。瞪了一眼。睜道。少作點孽兒罷。寶玉趕上來。一把將他手裏的扇子也奪了。遞給晴雯。晴雯接了。也撕作幾半。二人都在大笑起來。麝月道。這是怎麼說。拿我的東西開心兒。寶玉笑道。你打開扇子匣子揀去。什麼好東西。麝月

道。既這麼說。就把扇子搬出來。讓他儘力撕不好嗎。寶玉笑道。你就搬去。麝月道。我可不敢這樣。他沒折了手。叫他自己搬去。晴雯笑着。便倚在牀上。說道。我也乏了。明兒再撕罷。寶玉笑道。古人云。千金難買一笑。幾把扇子。能值幾何。一面說。一面叫襲人。襲人纔換了衣服走出來。小丫頭佳蕙過來。拾去破扇。大家乘涼。不消細說。至次日午間。王夫人寶釵黛玉衆姐妹正在賈母房中坐着。有人回道。史大姑娘來了。一時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丫鬟媳婦走進院來。寶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。青年姊妹。經月不見。一旦相逢。自然是親密的。一時。進入房中。請安問好。都見過了。賈母因說。天熱。把外頭的衣裳脫脫罷。湘雲忙起身寬衣。王夫人因笑道。也沒見穿上這些做什麼。湘雲笑道。都是二嬸娘叫穿的。誰願意穿這些。寶釵一旁笑道。姨媽不知道。他穿衣裳還更愛穿別人的。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裏。他在這裏住着。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。靴子也穿上。帶子也繫上。猛一瞧。活脫兒就像是寶兄弟。就是多兩個耳墜子。他站在那椅子後頭。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。你過來。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。招下灰來迷了眼。他只是笑。也不過去。後來大家忍不住笑了。老太太纔笑了。還說。扮作小子樣兒。更好看了。黛玉道。這算什麼。惟有前年正月裏接了他來。住了

兩日下起雪來。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來。老太太的一個新大紅猩猩氈的斗篷放在那裏。誰知眼不見。他就披上了。又大又長。他就拿了一條汗巾子攔腰繫上。和丫頭們在後院子裏撲雪人兒頑。一跤栽倒了。弄了一身泥。說着大家想起來都笑了。寶釵笑問那周奶媽道。周媽。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了。周奶媽也笑了。迎春笑道。淘氣也罷了。我就嫌他愛說話。也沒見睡在那裏還是咕咕呱呱笑一陣。說一陣。也不知是那裏來的那些謊話。王夫人道。只怕如今好了。前日有人家來相看。眼見有婆婆家了。還是那麼着。賈母因問。今日還是住着。還是家去呢。周奶媽笑道。老太太沒有看見衣裳都帶了來了。可不住兩天。湘雲問寶玉道。寶哥哥不在家麼。寶釵笑道。他再不想別人。只想寶兄弟。兩個人好頑笑。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。賈母道。如今你們大了。別提小名兒了。剛說着。只見寶玉來了。笑道。雲妹妹來了。怎麼前日打發人接你去。不來。王夫人道。這裏老太太纔說這一個。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。黛玉道。你哥哥有好東西等着給你呢。湘雲道。什麼好東西。寶玉笑道。你信他。幾日不見。越發高了。湘雲笑道。襲人姐姐好。寶玉道。好多謝你想着。湘雲道。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。說着。拿出絹子來。挽着一個圪搭。寶玉道。又是什麼好物。

兒。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。湘雲笑道。這是什麼說着。便打開衆人看時。果然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。一包四個。黛玉笑道。你們瞧瞧他這個人。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。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。豈不省事。今日巴巴兒的自己帶了來。我打諒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呢。原來還是他。真真你是個糊塗人。湘雲笑道。你纔糊塗呢。我把這理說出來。大家評評。誰糊塗。給你們送東西。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。拿進來一看。自然就知道是送姑娘們的。要帶了他們的來。須得我告訴來人。這是那一個女孩兒的。是那一個女孩兒的。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。再糊塗些。他們的名字多了。記不清楚。混鬧胡說的。反倒連你們的都攪混了。要是打發個女人來還好。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。可怎麼說女孩兒們的名字呢。還是我來給他們帶了來。豈不清白。說着。把戒指放下。說道。襲人姐姐一個。鴛鴦姐姐一個。金釧兒姐姐一個。平兒姐姐一個。這倒是四個人的。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楚。衆人聽了。都笑道。果然明白。寶玉笑道。還是這麼會說話。不讓人。黛玉聽了。冷笑道。他不會說話。就配帶金麒麟了。一面說着。便起身走了。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。只有寶釵抿嘴兒一笑。寶玉聽見了。倒自己後悔。又說錯了話。忽見寶釵一笑。

由不得也一笑。寶釵見寶玉笑了。忙起身走開。找了黛玉說笑去了。賈母因向湘雲道。喝了茶。歇歇兒。瞧瞧你嫂子們去罷。園裏也涼快。和你姐姐們去逛逛。湘雲答應了。因將三個戒指兒包上。歇了歇。便起身要瞧鳳姐等去。衆奶娘丫頭跟着到了鳳姐那裏。說笑了一回出來。便往大觀園來。見過了李執。少坐片時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。因回頭說道。你們不必跟着。只管瞧你們的親戚去。留下縷兒伏侍就是了。衆人應了。自去尋姑舅嫂。單剩下湘雲翠縷兩個。翠縷道。這荷花怎麼還不開。湘雲道。時候兒還沒到呢。翠縷道。這也和偕們家池子裏的一樣。也是樓子花兒。湘雲道。他們這個還不及偕們的。翠縷道。他們那邊有顆石榴。接連四五枝。真是樓子上起樓子。這也難爲他長。湘雲道。花草也是和人一樣。氣脈充足。長的好。翠縷把臉一扭。說道。我不信這話。要說和人一樣。我怎麼沒見過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呢。湘雲聽了。由不得一笑。說道。我說你不用說話。你偏愛說。這叫人怎麼答言呢。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。或正或邪。或奇或怪。千變萬化。都是陰陽順逆。就是一生出來。人人罕見的。究竟道理還是一樣。翠縷道。這麼說起來。從古至今。開天闢地。都是些陰陽了。湘雲笑道。糊塗東西。越說越放屁。什麼都是些陰陽。況且陰陽兩個字還只

是一個字。陽盡了就是陰。陰盡了就是陽。不是陰盡了。又有一個陽生出來。陽盡了。又有個陰生出來。翠縷道。這糊塗死我了。什麼是個陰陽。沒影沒形的。我只問姑娘。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。湘雲道。這陰陽不過是個氣罷了。器物賦了。纔成形質。譬如天是陽。地就是陰。水是陰。火就是陽。日是陽。月就是陰。翠縷聽了。笑道。是了。是了。我今兒可明白了。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。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麼太陰星。就是這個理了。湘雲笑道。阿彌陀佛。剛剛兒的明白了。翠縷道。這些東西有陰陽也罷了。難道那些蚊子。蛇蚤。蠓蟲兒。花兒。草兒。瓦片兒。磚頭兒。也有陰陽不成。湘雲道。怎麼沒有呢。比如那一個樹葉兒。還分陰陽呢。同上朝陽的就是陽。背陰覆下的就是陰了。翠縷聽了。點頭笑道。原來這麼着。我可明白了。只是僭們這手裏的扇子。怎麼是陰。怎麼是陽呢。湘雲道。這邊正面就爲陽。那反面就爲陰。翠縷又點頭笑了。還要拿幾件東西要問。因想不起什麼來。猛低頭看見湘雲宮幃上的金麒麟。便提起來。笑道。姑娘。這個難道也有陰陽。湘雲道。走獸飛禽。雄爲陽。雌爲陰。牡爲陽。怎麼沒有呢。翠縷道。這是公的。還是母的呢。湘雲咤道。什麼公的母的。又胡說了。翠縷道。這也罷了。怎麼東西都有陰陽。僭們人倒沒有陰陽呢。湘雲沉了臉。說道。下流東

西。好生走罷。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。翠縷道。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。我也知道了。不用難我。湘雲撲嗤的笑道。你知道什麼。翠縷道。姑娘是陽。我就是陰。湘雲拿着絹子掩着嘴笑起來。翠縷道。說的是了。就笑的這樣。湘雲道。很是。很是。翠縷道。人家說主子爲陽。奴才爲陰。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。湘雲笑道。你很懂得。正說着。只見薔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東西。湘雲指着問道。你看那是什麼。翠縷聽了。忙趕去拾起來。看着笑道。可分出陰陽來了。說着。先拿湘雲的麒麟瞧。湘雲要把揀的瞧瞧。翠縷只管不放手。笑道。是件寶貝。姑娘瞧不得。這是從那裏來的好奇怪。我只從來在這裏沒見人有這個。湘雲道。拿來我瞧瞧。翠縷將手一撒。笑道。姑娘請看。湘雲舉目一看。卻是文彩輝煌的一個金麒麟。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。湘雲伸手擎在掌上。心裏不知怎麼一動。似有所感。忽見寶玉從那邊來了。笑道。你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麼呢。怎麼不找襲人去呢。湘雲連忙將那個麒麟藏起。道。正要去呢。偕們一處走。說着。大家進了怡紅院來。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迎風。忽見湘雲來了。連忙迎下來。攜手笑說。一向別情。一面進來讓坐。寶玉因問道。你該早來。我得了一件好東西。專等你呢。說着。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。嚶啲了一聲。便問襲人。那個東西。你收起來了。

麼。襲人道。什麼東西。寶玉道。前日得的麒麟。襲人道。你天天帶在身上的。怎麼問我。寶玉聽了。將手一拍。說道。這可丟了。往那裏找去。就要起身自己尋去。湘雲聽了。方知是寶玉遺落的。便笑問道。你幾時又有個麒麟了。寶玉道。前日好容易得的呢。不知多早晚丟了。我也糊塗了。湘雲笑道。幸而是個頑的東西。還是這麼慌張。說着。將手一撒。笑道。你瞧瞧。是這個不是。寶玉一見。由不得歡喜非常。要知後事。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

話說寶玉見那麒麟。心中甚是歡喜。便伸手來拿。笑道。虧你揀着了。你是怎麼拾着的。湘雲笑道。幸而是這個。明日倫或把印也丟了。難道也就罷了不成。寶玉笑道。倒是丟了印平常。若丟了這個。我就該死了。襲人倒了茶來與湘雲吃。一面笑道。大姑娘。我前日聽你大喜呀。湘雲紅了臉。扭過頭去吃茶。一聲也不答應。襲人笑道。這會子又害臊了。你還記得那幾年。偕們在西邊暖閣上住着。晚上你和我說的話。那會子不害臊。這會子怎麼又臊了。湘雲的臉越發紅了。勉強笑道。你還說呢。那會子偕們那麼好。後來我們太沒了。我家去住了一程子。怎麼就把你配給了他。我來了。你就不那麼待我了。襲人也紅了臉。笑道。罷叻。先頭裏姐姐長。姐姐短。哄着我替你